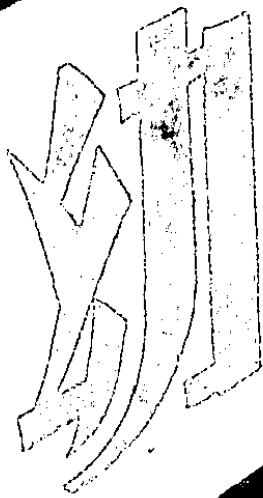


VI. 23



(2) VI. 23



聖書曰及人言今不
見功本國神祇為神

141

白德美紀念出版社主編

新青年戲劇叢書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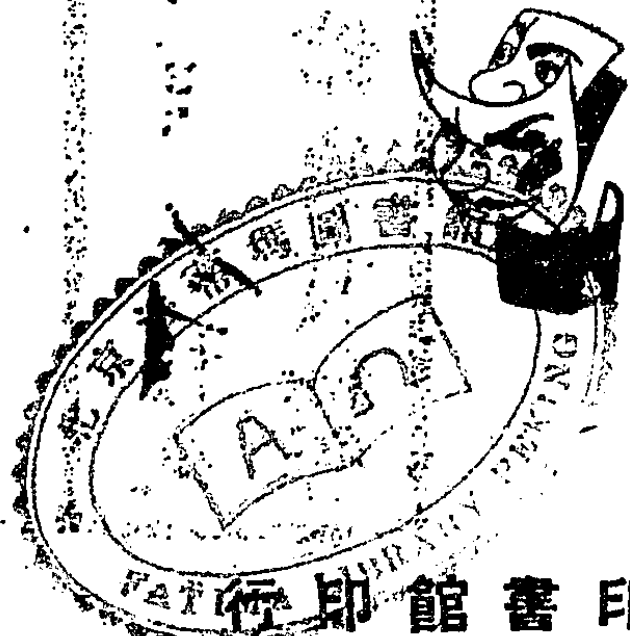
巴黎之幼童

(三幕劇)

柏爾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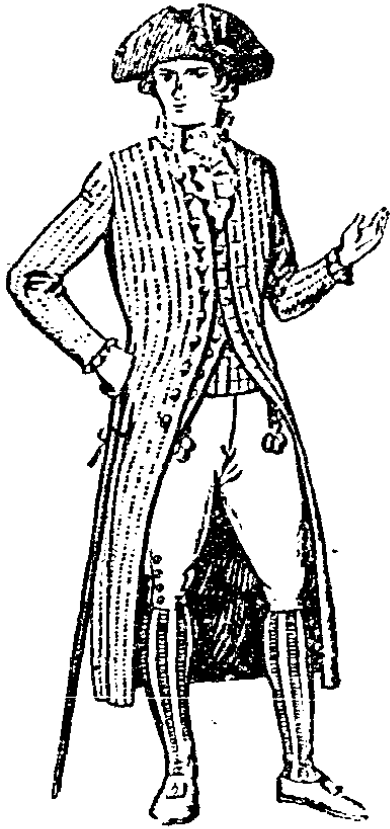
羅亭·三譯

5.1.0



慈幼印書館印行

劇中人服裝示例



(帥元)南秉李



(童幼)義禮博



↑

可均人僕或生醫

(家管)恒利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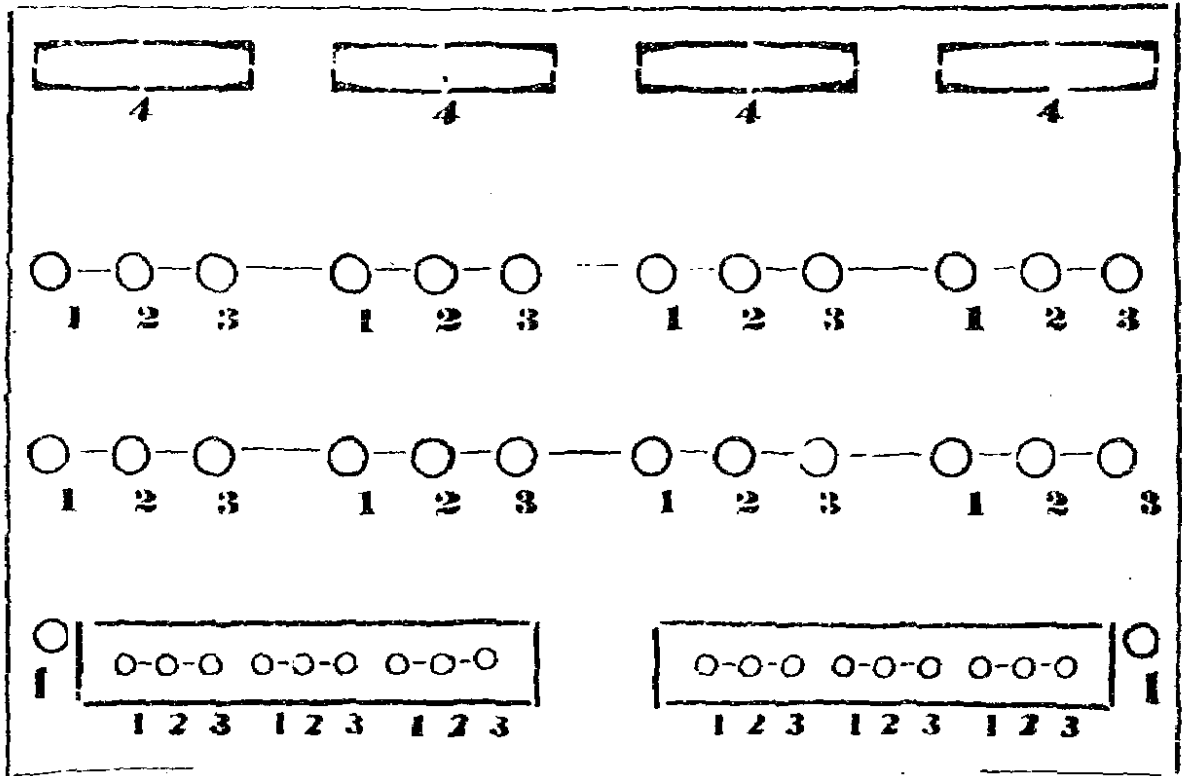
←



(生醫) 理 永 杜



◀ 戲台燈光配置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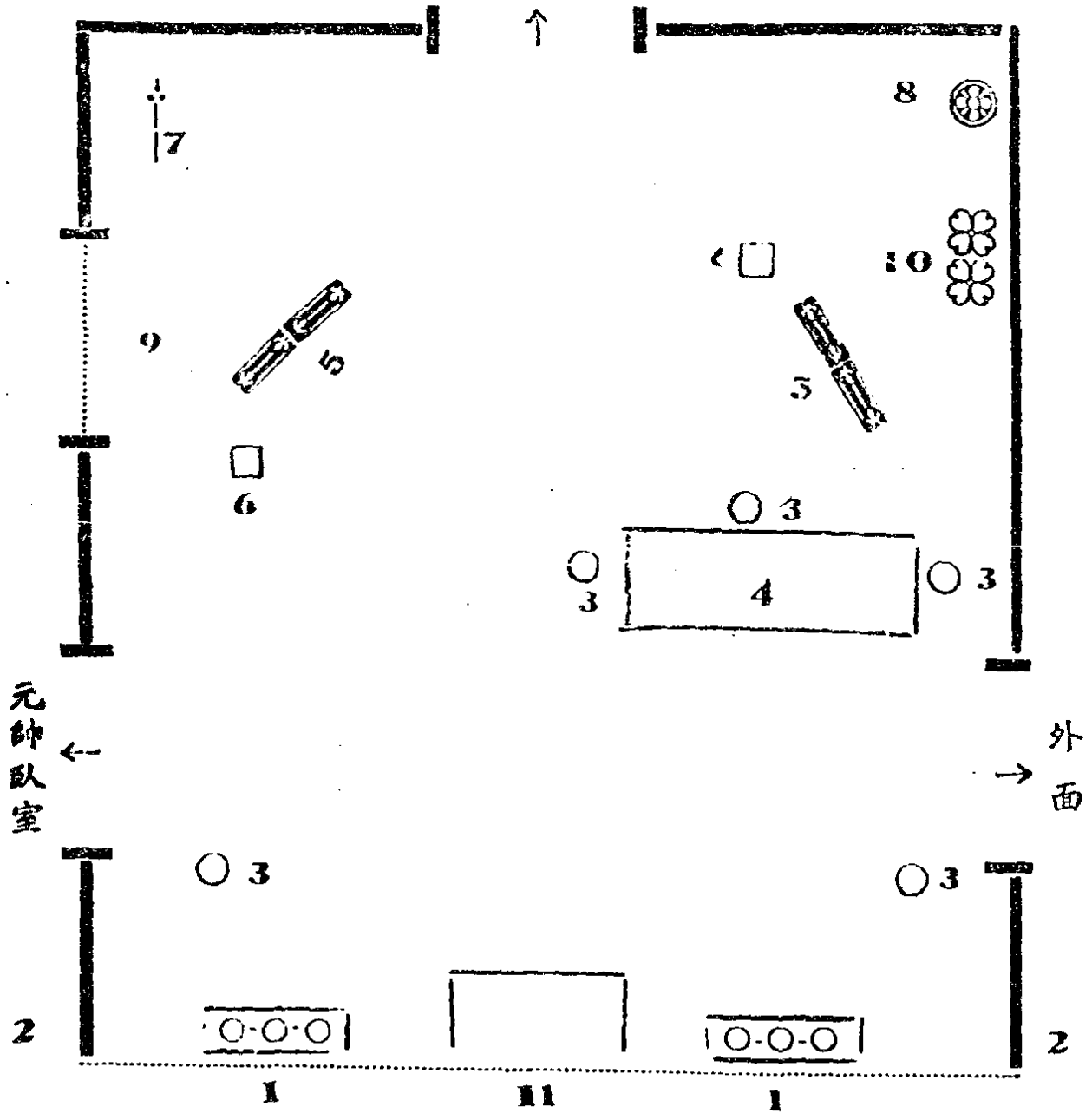


1 白燈 2 藍燈, 3 紅燈, 4 方箱.


方箱上放透明蠟紙。欲作天色用藍，傍晚用深藍。左右兩箱若蓋以橙黃蠟紙，便如日出情形，蓋紅蠟紙則如日落，或火光。方箱後置一白布幕。

◀ 戲台佈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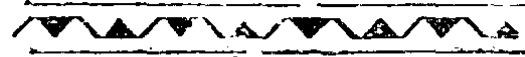
內廳



- 1 燈, 2 離地高約一公尺半的燈, 3 椅, 4 枱,
 5 沙發椅, 6 小几, 7 衣架, 8 書架, 9 窗,
 10 火爐, 11 提示者位置.



本 劇 第 一
次 演 出 地
點 在 澳 門
粵 華 中 學



時間：一八二〇年

地點：法國高地匯公爵的府邸裏。

人物：李秉南（元帥）六十歲以上。

博禮義（李的外甥）約十五歲。

杜永理（醫生）四十歲以上。

賈利恆（李的管家）六十歲以上。

第一幕

佈景：一座華麗的房子，有門三道：左門通元帥的臥室；右門通外面；中門通內廳。靠

左的壁上，有一鑲着四扇玻璃的長窗，配着淡黃的窗簾，窗對面有壁爐，一書案橫置在舞臺的右角，檯上滿堆文件、書籍、報紙……等物；且在抽屜內還有一封封了口的信。三盞精美的火油燈分放在檯上，几上和壁爐上。另在適宜的地方閑置着小几沙發和衣架，衣架上掛有睡衣，茶几上放有茶具和叫人鐘。其餘尚有酒一罇和吃廢的餅乾寂靜地躺在几桌上。右牆還有一個門鈴。

啓幕：· 在黃昏時份。

第一節

（杜永理醫生，賈利恆）

利 沒有辦法知道？醫生，你應該知道元帥的脾氣會比我厲害的，替他辦事真不容易！……請坐！請坐！我以爲過一會，他便會散步回來的。

醫 謝謝你！李秉南元帥忠誠的侍從，我知道你是忍耐的，我正想當主人不在的時候出去，等他回來時，請你對他說，我從巴黎回來了，過一刻我再來謁見他，這樣，或可使他不會鬧天鬧地啊！

利 噢！天地萬物都給他鬧翻了！這次他一見了你留下的名片後，便遷恨你爲什麼去得這末急促。

醫 這我可沒有辦法啊！事情只容許我有寫完這名片的時候就要騎馬走了！

利 當時，元帥仍盼望你能即晚回來高地哩！

醫 這是萬萬不能的事！

利 這次是爲了一件很難的會診嗎？

醫 不錯，難是相當難的，差不多可以說醫生未獲得有正確的診斷以前，病人就要死去

的。但，這次我被拘留在巴黎，並不全爲了這病人的事，如果我辦的這件事能够成功，則我可以保證，我能爲幾個可憐的人，爲元帥，爲你甚至是爲我，爲人人都有益處的。

真的嗎？什麼事情這樣重要？

暫時用不着告訴你，請問你這幾日來，元帥有沒有說及關於他姐姐的事？

利 醫 啊！這個嗎？那可難極了！十五年以來，他是禁絕人家談及她的名字的，自從她反對元帥的意思而毅然和那王宮的琴師結婚以後，元帥真怒得失去了常態。我在這裡，只能聽得他鎖日在罵這琴師爲保皇派，因爲他曾幫助過復辟的問題！

醫 是的，本來元帥極盼他的姐姐能和一位高貴的貴族婚配的，俾便利用她來和新舊兩派的貴族聯絡一下。

利 真的，因爲元帥是高地匯的新派公爵。

醫 很奇怪！誰會相信革命的屠夫愛乘南就是高地匯公爵的李乘南！他遺棄了他那溫柔的姐姐，原來只是爲了她不肯和另一個貴族聯婚！

利 真奇怪，這樣好心的人……

醫 不用多說，一星期以前，我在這裡曾提過他姐姐的名字！

利 真的嗎？他有沒有說些什麼？

醫 他很憤怒，他罵我不識抬舉，罵我是死狗；我却不被他嚇倒，而且我還發誓若有機會，務要再說一次，我總覺得這是應該的，爲了他的好處。

利 現在我才明白這幾天來，爲什麼要這樣的難受；若是我說難受的話，那真是難受極了！自從他升了少尉，中尉，上尉……一直到了現在元帥的位置，共有三十多年的時候了。我從沒離開過他的身旁半步。但是……若是他這樣對待我……請你不要再提吧！

醫 「自我主義」的老人家只願自己的安適，絕不理會可憐人們的餓死的。
利 請醫生原諒！我說的不是自己，而是元帥的難受，他又勞頓，又生病！

醫 生病！誰生病？生病在心裡？（指心）他患的是腦筋的病！老實說，他和他姐姐不和陸，就是生病的理由；他明白自己對他的姐姐沒有道理，連名字也禁止人家談起她。可是，我覺得他的心事仍是好的，而且非常之好。幾天前，我一說及她的名字時，元帥連忙大聲喝道「不要說！她是我生命的磨折！」這種動物，正是我所認得的動物；這喝聲的意思分明顯示着：「我仍舊愛她，我不能忘記她！但是，我那可惡的驕傲偏要壓抑着我的心情。」……這是他的病症。至於他慣常所患的肚痛，腳骨酸軟等疾，實在只要用你非裏的水便能醫治他了！現在我特意爲他配製的藥膏、飲料、藥粉，甚至其他的一切，都不過是想藉此來安慰病者的心情的！于他並不是

真正有效的良方，我以為他實際需要的却是快樂的生活；熱烈的愛情。只有這些才是他唯一的聖藥。

利 我以為醫生說得對，但是，我怕……我怕……好！若你需要我幫助的地方，請你隨便命令我！

醫 好的！一小時後……不必說，現尙未到時候，等到慢慢再談吧！我要走了！因為我不想和他晤面。

利 好！再會！是的，我忘記了通知你，今晚在七時吃飯！

醫 好的！好的！我知道由四月十五日起改變時間了！請你通知元帥，如在晚飯時，我一定回來。我馬上要去看病人，不願意他們在我未到前痊癒了！

利 或者死了！

醫 死！沒有醫生的准許，他們是不許死的！

第二節 (賈利恆)

利 (整理室內的東西) 杜醫生真健談，若不是他，這所房子沉寂極了！元帥連食也不會，(摹倣元帥的聲調)「這種食物難消化，那種又燒得未熟，這種簡直熟透了」

或者：「今日不飲朱古力，因為天氣太熱；明日不吃雪糕，因為天氣太涼；餅乾被南風吹軟了，咖啡也已發酵，蔬菜很會使肚子飽漲。」什麼都是不好吃的。若是微有肚痛，便又：「哎喲！亞利！亞利！是不是染了急症呢？」如果頭痛，則是：「喂！亞利！亞利！是不是腦膜炎？」刷牙吐了一絲血，又是：「亞利！亞利！不好了！不好了！內傷了！內傷了！快些請神父來吧！」六十多歲的一位青年，他的聲音却好像洪鐘，能使全座的爵府也為之震動……醫生說的很有道理，他是有些神經病的……最倒霉的莫如我要看護他！（幕後傳出三兩聲元帥的咳聲）

第三節

（賈利恆、李秉南元帥）

利 聽吧！一里之外也能知道他來了，不一會，他就要說內傷了！

帥 （在內）滾開！滾開！滾東西，王八蛋！亞利！亞利！

利 來了！來了！

帥 亞利！在那裏？亞利！你做什麼？快些進來！

利 （學習元帥的口吻）「亞利！亞利！」連休息的時候也沒有。

帥 （入）八日之內，所有馬伕和工人統統給我趕出去！（脫了外衣，穿上睡衣）

利 (幫助元帥脫下外衣) 這些話，在本月份裏我已聽您說過四次了。

帥 是的，若他們仍在這裏，都是爲了你的緣故；但這次，決不容恕了！那些蠢漢，壞東西，一點也不理我的年紀，我的身份，我的病症！我要把他們統統趕出去！散步，本來是鍛鍊身體的，那曉得，回來反更見疲倦。去！把他們趕出去！趕出去！

(怒沖沖地來回的踱着。)

利 趕出去！趕出去！但慢慢您必會後悔！

帥 誰會後悔？李秉南元帥決定一件事，絕不後悔，只要我上前一步，縱然全世界的天地都崩裂了我也不能後退！這不論在家庭裡，沙場上，或是自己甚至他人都是一樣！不是嗎？沒用的兵卒？

利 是的，不過在你走錯了一步的時候，就要很難過的！

帥 不，李秉南大元帥絕不會走錯一步！

利 真的？前幾天你趕走白利當的時候正是這樣嗎？後來您明知道自己是有沒有道理的。
帥 那麼？我有沒有退步呢？這並不是我沒有道理。

利 是的，不過要間接使人送薪金給他，直到他找到有固定的工作爲止。

帥 自然，你說出來的都是糊塗的話語，難道你要我讓他去死嗎？難道你不知他還有一個垂老而多病的母親嗎？

利 但，你說過不必理他。

帥 我說過要趕走他，不是不理。既走了一步，當然不再後退一步！

利 是的，不再後退一步！但良心……

帥 (大怒) 良心！良心！你知道什麼？良心這句話不要再提。……良心……良……心

利 (自語) 對了，醫生的話很有道理。

帥 (雙手放在心上，突然地叫) 亞利！亞利！

利 元帥，什麼？

帥 你聽！你聽！

利 做什麼？(也伸手按在他的心上)

帥 心跳得這末利害，不是心病嗎？

利 不！假使在發怒的時候，心一定會劇跳的；好像這種情形，我也會有的。

帥 你也有嗎？是的，現在好了，逐漸平靜了，這純是爲了你的緣故，你說了糊塗的話來激動我。唉！誰也不大理會我！沒有一個人來愛戴我……馬伕像懶狗似的偏走那行不通的道路，路面泥濘崎嶇，車跳起來，把我的頭也撞在車篷上，我罵他……

利 元帥，你要明白，雨後的路多是這樣的。

帥 我叫他轉回去，但他硬要繼續前進。

利 怕路太窄，不能轉頭吧！

帥 他把馬鞭跑得很快。

利 就想快一點跑到能轉頭的地方啊！

帥 什麼都給你說完了。然而，亞德呢？這傻瓜連伸手扶我下車的本領也沒有。

利 他剛到差，一定不懂得這規矩。

帥 胡說！他是傻瓜，你從什麼地方找來這樣的一個傻瓜？當他一接近我時，就狠命的踏我一脚。幫我脫帽子時。又碰痛我的鼻尖；只要我稍稍的用力去推開他，他就「撲拍」一聲便落在泥沼裡，翻起來時却和豬一樣的醜態。你想想，我這元帥的車子上居然會坐有一個如此污穢而不重體面的人，人們會不會譏笑我？關於這些，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利 我還要說的是元帥的性情未免過於焦急了，不多了解您的人，當然有些可怕。

帥 可怕！可怕！（摸摸自己的胸膛）

利 （自語）唔！怪脾氣又發作了！

帥 哎喲！

利 （自語）亞利！

帥 亞利！

利 (自語) 明知他這末叫的。

帥 亞利！這裡感到空虛了，頭有點兒暈，不是生病嗎？

利 不！這不過是垂老的表示，只要您散步回來吃點東西，就不會有這樣的狀態的，因您回來至現在還未吃過半點東西呢！

帥 (漸怒) 給我把那些廚伙趕出去！給我把那些廚伙趕出去！

利 全爵府裏的下人都趕出去吧！

帥 你看他們怎樣服侍我？

利 這不該是廚伙的責任。服侍元帥飲食，應該是侍從的工作，可是，那侍從您早已把他趕出去了！

帥 是的，一個傻小子，從鄉間來的什麼事情也不懂。你拿些東西來給我吃吧！

利 您想吃什麼？

帥 不知道，若是那瘋狗醫生來了……

利 要兩隻新鮮的雞蛋好嗎？

帥 不合胃口。

利 燒熟了怎樣？

帥 太難消化。

利 飲一杯牛奶呢？
帥 將晚了不够新鮮。
利 吃點牛肉吧？
帥 不要，不要，身體太弱！
利 喝一口湯如何？
帥 你當我生病嗎？
利 不如拿些餅乾醪酒吃吧！
帥 你以為這樣就能適合我的肚子不痛嗎？
利 是的，因為醫生會這樣說過。
帥 醫生這樣說過？你不會聽錯嗎？
利 不會聽錯的。
帥 好！拿來！但必需要新鮮的。
利 當然，剛出爐的呢！（自語）畢竟是有辦法了！

第四節 （李秉南元帥）

帥

爲什麼那瘋狗醫生還未回來呢？照他名片所寫，應該在昨天就要回來了。現在是五時半，相信今晚也不會回來，好，讓我找回他的名片（開抽屜亂找）等他回來時給他看看，咦，在什麼地方呢？他時常說準時的，這次可抓住他的破綻了……（找到一封封了口的信。）哈！這封信，這封封了口的信！（隨手又丟回抽屜裡）真有鬼，每當我不想念「她」的時候，却偏要來麻煩我，本來，早就想把牠消滅了，但心裏又着實難過，想展開牠來讀讀，然而又沒有這樣的勇氣。已經過了這末長的時候（再看看抽屜裡的信）是有十四個多月了，如果不是她（再看看）不！一定是我那可惡的姐姐給我的信，說不定她已遭遇到一個新的禍患？果確，則她是應該享受的。唉！一頁廢紙便能整日的攪擾我的心情，內外的一切事物亦都一樣的來擾亂我的寧靜；不論人類萬物生來就好似跟我爲難一般，尤其是這封可詛咒的信（看信封）好！讓她說什麼吧！博夫人和李秉南元帥之間早已沒有親屬的關係了！（想撕毀牠，適亞利拿食物出。）

第五節

（李秉南元帥，賈利恆）

帥

誰進來？做什麼？（把信很快地擰回抽屜裡關閉起來。）

利 (自語)難道他瘋了？(奇怪地將食物放在桌上)

帥 誰都在罵我！沒有一刻不喚起我的憤怒，你們不氣死我，似乎不肯釋手是嗎？(一面說一面吃。)

利 元帥大人，我早已疲倦了！我傾了全身的力量來服侍你，你還不滿足嗎？到底我亦衰老了，我會跟您一道打過仗，我亦需要休息，我有我應得的養老金，我更有我每年每月省下的錢，我大可以休息，但我始終不願意這樣做，我只希望能繼續留下來服侍您；假如您對我這樣，我隨時可以離開您，走我自己應走的路。

帥 (繼續食東西。)我老了！我病了！

利 病了？食得好像狼吞虎嚥一般；叫起來又像頭牛；體胖得像隻呆笨的大象；頑強得却似兇猛的雄獅。

帥 你嚕嚕叨叨的時候直像一匹惹事的騾，這樣，爵府裡的動物園儘會充滿了，還差那瘋狗的醫生沒有回來佔上他的席位。

利 醫生？醫生回來了！

帥 回來？在什麼時候？

利 大約在半小時以前。

帥 爲什麼不見他的面？

利 他要去看看兩日不見的病人。他還說在晚飯時候回來呢！

帥 當然，他要把我放在最後受診的病人之列。

利 什麼？元帥並沒有生病！

帥 醫生說的？我知道我有病，他留在巴黎兩天幹什麼？

利 去會診！

帥 誰說他去會診？我從未聽過會診要兩日的時候！

利 也許有別的事情吧！

帥 我知道他有什麼事情，他在那裡，正想施行一個特殊的計劃。這充滿古怪的夢想，且看看他能否成功吧！我可以拿我這元帥的位置來打賭，他這次去巴黎，必定是和我姐姐商量怎樣對付我的事。

利 噫！元帥。（驚慌的樣子。）

帥 什麼？

利 元帥爲什麼失去常態？

帥 你說什麼？

利 用不用請醫生？

帥 什麼事？

利 用不用請神父？

帥 我是臨終嗎？我幹了什麼？

利 您說了您姐姐的名字！

帥 咳！可惡的東西！真給你嚇死我！

利 有十五年了！……

帥 是的，有十五年了，我沒有提過她的名字。現在不知怎的，一下不自覺地溜了出來。

好！讓我說吧！索性讓我再說一次；這不可泯滅的內心底痛苦，讓我盡情吐露出來

吧！我的姐姐！我的姐姐！十五年沒有提過妳的名字了！

利 （自語）豈有此理，那醫生究竟弄了什麼把戲？

帥 我要說出來，我要把鬱抑在心頭的一切苦惱傾洩出來！我要罵她！

利 不要這樣吧！安靜一點不好嗎？她畢竟是您的同生骨肉啊！

帥 骨肉？我不認識她！

利 她到底是好人。

帥 好人？太好了！

利 元帥，您要知道她是女人！

帥 不理她是什麼，我要罵她！

利 但在我面前不能這樣。

帥 誰可禁止我？

利 我！

帥 你？亞利？亞利？（驕傲而微慍地）你認識我嗎？我是高地匯的公爵李秉南大元帥

利 是的（立正）但我可以說從沒有人聽見過一位法國軍官會詛咒一位無辜的女人的！

帥 哼！（正當怒氣沖天的時候，突然門鈴响了，極力壓制了自己的忿怒。）開門，醫生來了！

第六節

（李秉南元帥）

帥 （元帥來回地踱着。）還有什麼險兒？一位名聞遐邇的高地匯公爵，公然要受一個

老兵的教訓，唉！活該！真已降至最下賤的地位！好像這樣的生活，我真不能繼續

下去；現在，我只能怨尤自己；本來，杜永理醫生是了解我的，他可能使我快樂，

使我得到一些安慰；誰知此次連他也幹起這樁不通情理的事來，假如他現在回來：

……不！等我安靜一刻吧，誰也不准再談這件事，然而這樣，我就有了快樂和慰藉

了嗎？唉！孤伶伶地住在這裏，被人隔離開而且給看守得像野獸一般的，既失了人

家的同情，又沒有別人來憐恤我，不如穿上革命屠夫的衣服，和那些被押去刑場執行死刑的犯人混在一起還好過些，至少這時還有一位姐姐……

第七節

（李秉南元帥，賈利恆，博禮義。）

利 （幕後）也許有的，等一會兒我說給你聽。（入）

帥 （坐下）有什麼？

利 一個小孩子想見元帥大人。（禮義出現在門口）

帥 是誰？幹什麼？

利 是……是……（轉過頭來，發覺義。）正是這個！

帥 （很嚴重的）沒有空，請他出去！

利 （對禮義）你聽見嗎？元帥沒有空！

帥 夜深了，有什麼事情，明天再來吧！

義 （上前一步）元帥大人，明天再來原屬可以，但若要我現在回去，那還需白走四公里的路呢！假使明天再來，豈不是一共要走十二公里的路嗎？這距離似乎不算短的，像我這樣年紀的人走着，實在有點不方便啊！

利 爲什麼你不早點來呢？

義 (諷刺的口吻) 這不該是我的罪過。若公爵大人那輛美麗的馬車經過我身邊時能請我坐上去的話，我準會早一點到的。老實說，我坐上去或許會比車伕旁邊呆坐着的
那個污穢傻漢好看得多！

帥 (向利) 你聽！(向義) 你也看見嗎？

義 不單止看見，而且還笑得有些肚痛呢！

帥 你笑得有道理。

利 他一下子不當心……但最大的原因還是不習慣……

帥 傻瓜！……今晚沒有空，我有點不舒服。

利 你聽見嗎？大元帥不舒服，明天再會吧！

義 (上前兩步，留心地看着元帥。) 不舒服？有點大不像似的。

帥 這種人，趕他出去不如請他進來，橫豎是一樣的。

義 不是哄我吧？(看看亞利) 若是這樣，恐怕連你也不舒服了？因你的臉色正和他的
臉色一樣。

利 是的，我也不舒服。

帥 老了！

利 老了！

帥 多事，多事，滾開！

義 好的！滾開，對不住。（慢慢地走向門外。）大元帥晚安！我走了，但我相信，如果你知道我是從巴黎來的，而且還帶來一個超卓不凡的消息給你們的時候，我敢保證，你們馬上可以復原的。現在我急需報告給你們知道的就是：（大聲）拿破侖皇帝已脫離了英國人的禁錮回返了巴黎城啊！

帥 （立起來大聲叫。）賈利恆！

利 有。

帥 皇帝回來？

利 去吧！

義 哈！哈！兩位都給醫治好了！（笑起來）

帥 哈哈！你這頑皮的孩子，居然哄騙我們。

利 哈哈！頑皮的孩子（帥和利笑個不止。）

帥 哈哈！許久沒有笑得這樣痛快啊！好，准你留在這兒吧！

義 謝謝元帥大人。

利 我可以走嗎？

帥 隨便。(利出)

第八節 (李秉南元帥，博禮義。)

帥 請坐！你到高地匯有什麼目的？你要求我些什麼？

義 (坐下) 是的，我離開巴黎來到高地匯，正爲了要拜見元帥大人，并且還想請求元帥大人准我補充那剛被大人趕走的那個隨從小童的位置。

帥 你嗎？似乎不大像個工人，你直像個少爺！(坐下)

義 (起立鞠躬) 謝謝元帥的好話，可是，您說我像個少爺，不知是恭維還是謾諷？幸我亦會受過小小的教育。(很姿態地來回踱着) 對於一些應酬的事情，我自問總能應付。而且我還敢說一句：只消是我幹的事，諒不致有防碍「元帥名譽」的毛病發生，也許相反的會增加元帥的威嚴和光榮的；最低限度會比那個污穢不堪的傻瓜呆坐在「帥車」的御者鄰坐好得多，是嗎？

帥 是的。

義 謝謝！(伸出手來，元帥不覺察地和他握手。) 假如我得到隨從小童的位置，人人會說：「看看這位隨從小童！」「那一位呢？」「這位！」「這位嗎？」「從什麼

地方來的？」——這是李秉南元帥的隨從少童？」——是的。」——只消這斷片的談話，元帥便能自知擇得安人，好過人家說：「爵府像一所古老的動物園，他的伙伴都是陳朽的老工具。」對不住，這是百姓批評元帥的話。「他的房屋，絕像埃及貯藏『木乃伊』的博物館，裏面活着的都是古舊的廢物！」這也是人家的談論：「他的伙伴是僵硬得不能動彈的，什麼也不懂，像他們的主人一樣。」——這又是人家說的嗎？

義帥 當然，這都是我親耳打聽來的。因我未到此地以前，一路上都聽見人家這樣的評論，人們也不知道我會走到這兒來，不然，他們一定要改變剛才的口吻了！是嗎？是的。

義帥 謝謝！（又伸出手來，元帥正想伸過手去握他的時候，突然機警地縮回來。）

義帥 讓我細心地再看看你吧！你外表的姿態還不錯，不過，你會當過隨從少童嗎？

義帥 沒有當過，而且我從不輕意去當任何人家的隨從少童；我現在來到這裡，無非是愛護和敬重大元帥既往的盛譽！

義帥 愛護？敬重？爲什麼？

義帥 因爲李秉南大元帥對於我們國家的勤勞是極偉大的，若能當他的隨從，一定是很光榮。

帥 但你沒有隨從的經驗，那怎麼成？你會做些什麼？

義 不會做什麼！

帥 那麼，你知得太少了。

義 不，我會讀書，且會寫字。

帥 這只能替你的空虛加上極微的本能。

義 我還懂音樂，我會唱歌和奏小提琴。

帥 唔！這更不值得誇道的事！

義 難道您不重視小提琴的嗎？

帥 素不重視！

義 小提琴，是一個美妙的工具，牠可以表達人們內心的情感，牠就是我內心唯一的愛物！

帥 也許是的，但我不同意你的意思。

義 關於鋼琴，元帥喜歡嗎？

帥 都是一樣，這隔壁的房內，有一架鋼琴，牠的年紀怕已老得和沒有牙齒的婆娘一樣請人修理不可以嗎？我很希望能彈奏一闕鋼琴來愉快您的心情。我覺得鋼琴亦是我心裡的愛物之一。

帥 原來連鋼琴也放在你的心上嗎？

義 是的，但簫和笛却是最美好的，這些天神發明的樂器，牠能發出像天堂一般的美音什麼？連這些也放在你的心上？

帥 是的，還有……

帥 還有嗎？我以為足夠了，你心內有一個小提琴，一架鋼琴，一枝簫，難道你的心是個音樂室嗎？除此之外，你還會幹什麼？

義 沒有什麼！

帥 老實說，你懂得太少了。

義 太少嗎？請問您，李秉南元帥的隨從少童應做些什麼工作的？除了娛樂他主人的心，還要做些什麼？何況我還能活潑得像山羊，順從得像羔羊，若是狡猾的時候就和狐狸一樣！

帥 對了，你一來，這爵府動物園就更加完滿了。

義 忠實得像隻小狗……

帥 狗不用你做，這裏的醫生儘及格了，很好！很好！盼望不久，你想做的事情能留在這裡做。

義 這算爲錄用我的預告嗎？（脫了帽子，連外衣併掛在衣架上。）

帥 (很稱心的看着他) 好！你叫什麼名字？

義 我叫禮義。

帥 禮義？姓什麼？

義 (自語) 糟了！(大聲) 我姓……本來不及元帥的這樣出名，當然，不是人人能像

李秉南元帥那麼偉大。(注視着檯面餅乾。)

帥 不可過於讚美我吧！還有不少比我更偉大的人物呢！

義 不，不，拿破崙皇帝的獎勉不是胡亂放在別人頭上的，他時常說每位士卒都有擢升

大元帥的可能。

帥 真的。

義 他升大人爲元帥，就因爲您有功勞，這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帥 你說的話我亦相信是公道的，那末……

義 (截斷他的話。) 我很希望元帥能說一些過去光榮的史蹟給我聽。

帥 你知道什麼是「光榮的史蹟」呢？

義 我以爲每個國民都應該去認識一下他國內所會成功的偉人的歷史。

帥 我只可安守本份，雖然，老實說……到底你姓什麼？

義 真的，聽說偉人的歷史是很轉折的，請元帥說一說！

帥 若你願意聽，等我有空的時候……禮義，到底你……

義 不錯，盼望元帥在空閒時能複述您那光榮的日子。（很安詳地將檯面的餅乾放入口裡，元帥看着他微笑。）

帥 光榮的日子！說得對，在這些日子裡，我血管裡的血液是沸騰的；國家的思想充滿了我整個的腦際。……好，好！到底你……

義 國家這個名詞真有點特別，人們爲了她，縱使去死，也心甘情願；元帥大人，請說一些爲國犧牲的故事來鼓勵我，給我將來效法！

帥 很好，很好，青年的時候，我也是……那不必說，我少年環境的卑劣，是應該用雪來洗個乾淨的。總之，我的光榮純是從沙場上得來，自隊長，排長……一直升上軍長，各地的戰場上，無處不聽到我這樣的喊聲：「老實的弟兄們，衝鋒！國家需要我們佔領這座山頭！」跟着我的砲兵第六第七第八大隊均向着指定的目標砲擊過去。易逝的光陰……好！好！你……

義 請繼續，請繼續，怪好聽的，最好能說十字嶺之役給我聽！

帥 十字嶺——一個偉大而難忘的日子！

義 是的，您就在這次戰役上得到了元帥的位置。

帥 而且還在十字嶺上受了重傷。

義 拯救您出來的時候真是奇蹟！

帥 奇蹟！奇蹟！

義 包圍在您四週的敵人一共有二萬多，而您可以說連一個弟兄也沒有，除了您嫡系的砲隊佈置在侷促的被圍圈內。

帥 那正是第六第七砲隊。

義 敵人強恃自己砲兵的優勢，急急向你們的右翼壓迫。

帥 是的，在右邊的高山上。

義 右邊的高山上！左邊又遭遇到敵人步兵的猛烈攻擊。

帥 慢慢散開的兵羣，好像鎖鍊一般冀圖攻佔我們的山嶺。

義 畢竟給他們登上了山嶺，你們的砲聲逐漸軟弱下來。

帥 當然，因為沒有砲手。

義 是的，砲手都勇敢地臥在沙場上，元帥就高聲吼叫起來。

義·帥 「砲隊為什麼不响？開砲！」

義 遠遠有個軍官的回音：「砲手死光了！」

帥 「沒有砲手？軍官都應上砲臺。」

義 還有幾個軍官，雖然慘受重傷，但仍慢慢地爬上砲臺去繼續抵抗。

帥 然而，敵人的砲火很利害！

義 過了一會，你們的砲聲又沉寂下去，您更焦急地叫：

義·帥 「開砲！開砲！」

義 在十分混亂的時候，一個垂死的聲音說：「軍官死光了！」

義·帥 「還有李乘甫軍長！」

義 軍長立即衝上砲臺繼續開砲，但是砲彈也缺乏了！

帥 把附近所有的爛鐵，石粒和木頭塞入砲口繼續射擊。

義 （當元帥說到這裡，隨手把檯上的餅乾，迅速地塞入口裡，）救命！救命！梗死我了！

帥 （停止說話，看着義。）哈！頑皮的孩子，你把餅乾當子彈嗎？（輕拍他的肩。）

義 謝謝元帥！

帥 你倒是一名很好的砲手，來！飲些酒，幫助你吞下去！到底你叫什麼名字？

義 隨便元帥叫什麼吧！

帥 哈！是的，叫禮義，但姓什麼？

義 我姓什麼有什麼要緊呢？

帥 不，你應該有姓名的，爲什麼連姓氏也不肯講……

義 是的，（很驕傲地。）我父親爲元帥所認識的，他是博義利琴師。

帥 （大怒）博義利！博義利！保皇派！亞利！亞利！

義 （很驚懼。）什麼事？

第九節

（李秉南元帥，賈利恆，博禮義。）

帥 限兩分鐘內，把這小孩趕出去！

——幕下——

第二幕

佈景：（如第一幕）

導具：小提琴或其他樂器，銅鐘，皮箱兩個，爛鉄若干塊。

時間：傍晚。

第一節（賈利恆，杜永理醫生，博禮義，）

啓幕：杜永理醫生坐在壁爐旁，禮義胆怯地靠近他，亞利正燃亮四週的洋燭。

義……剛才怒罵的……「亞利！亞利！」

利是的，他的臉色也變青了。

醫現在到那兒去？

利 見他跑入花園裡，（至窗前看看。）不錯，他還在那裡來回地踱着呢！醫生，請您

小心點，不可讓他上來時看見這孩子仍在這裡，請他出去吧！

醫 不，這樣反會在樓梯上遇見他的。

利 您可以從後面的樓梯下去！

醫 但出門時，也一樣可能碰見他的，不，不，還是等他上來返寢室後再打算吧！（對禮義。）事前，他應接你好嗎？有沒有滿意的表示？

義 老實說，他覺得我很滿意，我博得他的滿意，並未做過什麼特別的事情，只要在談話中加上些讚美他的話，還加上些笑話就夠了。

利 真的，好幾年來我沒有見過元帥那麼狂笑了！

義 本來，我想起母親的地位，心裡已十分悲苦，但爲了要愛惜母親的心，不得不極力壓抑着我難熬的悲哀。

醫 好的，好的，我知道你是個好孩子，我一見到你就會明白，你很適合幫忙我的工作。（醫生禮義繼續細談，不理會亞利的話。）

利 是的，爵府內確實需要一位年青的伙子，用這孩子充當，本來十分適合，老實說，我看見他也很滿意。哈！哈！……拿破侖回到巴黎城的事，真想得妙，哈哈……但，這些言語應預早和我商量，若是和我商量的了，我一定不肯帶他進來，因爲元帥是不

願接受如此的刺激的。

醫 亞利真是好人，你的話說完了沒有？

利 快說完了，元帥在平時已是難於相處，現在又加上這樁事，那更難相處了。

醫 不打緊，（起立。）這件事的結果我早已想及，現在改變方法再來一次。

利 再來一次？不是更使他罵得利害嗎？

醫 不用你理。

利 你要我理也理不了！因為我是擅長忍耐的。

醫 真是「自我主義」者，難道你不該憐恤一個貧苦的家庭嗎？

利 憐恤是該憐恤的，可是，現在沒有辦法！

醫 讓我試試看。

義 你不相信醫生的處事經驗嗎？

利 一定鬧不出結果！

醫 我有我的計劃，不是胡亂盲幹的。

義 醫生很了解元帥。

利 了解沒有用，或許更易弄壞事情！

義 我不和你這末想。

利 我想一定是的，後來受罵的必然是我。

醫 不，我一定成功！

利 我一定挨罵！

醫 慢慢等他回復了歡喜時再來一次，爲了事情的成功，你應該犧牲一點自己的安逸。

義 爲了你這可敬愛的主人……

利 若是爲我主人的好處，縱然犧牲我半身的血液，我亦情願，但……

醫 現在不要你的血液，只要你不作聲。

（元帥在內面：亞利！亞利！）

利 糟了！糟了！上來了！現在不知他到什麼地方去，快把這小孩趕走吧！

醫 好，你入去，你入去。

第二節

（杜永理醫生，博禮義。）

醫 我們幹事的時候到了，你有沒有帶小提琴來？

義 有，放在下面。

醫 好，先到下面吃點東西，廚師已知道你了。

義 不用吃。

醫 爲什麼？難道害怕元帥不敢吃？

義 不，因我和他談話時已吃了許多餅乾和飲了一杯酒。

醫 再飲一杯！酒會增加你不少的力量的，現在我們要解決一切事情了，你趕快下去吃完東西，拿起提琴，跑到花園的小叢林裡，等到附近的聖堂敲響三鐘經的時候，你就唱你最喜歡唱的歌曲，至到我來爲止。

義 後來呢？

醫 後來？……現在還早，後來再打算吧！

義 母親呢？

醫 母親要安排在最後的一幕。快去！快去！但不要給元帥見到你。

義 好！讓我走上舞台去吧！

醫 好！你唱歌，我跳舞。

義 盼望不是元帥擊拍子。

第三節

（杜永理醫生）

醫

元帥擊拍子？沒有這末容易，只要那老兵能嚴守秘密就好了，元帥是多奇怪的一個人，有時仁慈，有時獐惡，有時謙遜，有時固執。他致病的緣因，完全由於沙場上難堪的生活所磨折；他驕傲的原因，純是爲了一旦間的光榮。誰也不相信，愛秉南屠夫就是現在的李秉南大元帥，但可惜在大元帥的禮服之下還穿起屠夫的衣裳！這病症的醫治方法，只消用溫和的愛情；愉快的音樂。那剛巧是禮義所能幹的工作。至如何從心理上握住他的驕傲，那就要我想辦法了。其餘再加上新鮮的空氣，潔淨的開水，他的病便可自然痊癒。

第四節

（賈利恆，杜永理醫生。）

醫

（亞利很憤怒的從右門上，轉向正門走出去。）

又不知出了什麼事？或者是亞利和元帥口鬥了，自然，今天元帥的脾氣這末壞，難得沒有事情發生的。假如他已明白了這事情的底蘊，索性讓我帶同他的外甥進去見他，或者這樣，總能將他的真相揭露出來，那時，再想辦法去應付他。

利

（在內）一星期內我會叫人取回別的東西。

醫

什麼東西？難道他要你離開這裡嗎？不，這是意外的結果。

利 (內)再會！再會！(亞利走出，雙手拿了兩隻皮箱。)

醫 亞利，到什麼地方去？等一等。

利 啊！醫生，再會！

醫 那裡去？

利 出去散散步。

醫 不必如此！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利 發生？……發生……我不幹了，我要走了！再會！再會！

醫 這樣忽然地……

利 當然，沒有時候給我再逗留下去！

醫 依照法律的規定，你至少再在此間多留八天，以便找人替你的位置。

利 八天？八天後難保死了又被埋葬了！讓我去吧！讓我去，我不能再留在此地。起初

，我實在不想這樣做，但他後來儘在罵我是壞蛋，奸細，還有一連串不堪入耳的話。甚且動手打我。完了！完了！再會！

醫 慢點兒，你該再想一想，倘若你這個樣子出去，很容易引起別人的批評；爲了互相間的名譽關係，你實不宜輕舉罔動！

利 (將皮箱放下)是的，我也明白，可是，我確難繼續下去，這麼多年了，他還說我

壞蛋，尤其是那小孩的事情，他硬說我和你合夥弄出來的把戲。老實說，我根本不知那小孩是誰，而且他仍不恥卑鄙地說我和你有利益上的關係，我們兩人都受了人家金錢的慫恿。

豈有此理，我……

像我這末老實的兵卒，還要枉受如此的話語。

他說我……豈有此理！

不是嗎？連你也挨罵！

我！（自語）連我也挨罵，這事恐怕糟糕了！（竭力壓抑自己。）不！不！亞利，你不必忿怒，他是一個可憐的病人，整個靈魂和肉體都有毛病的，只要在事情過後，他便會懊悔自己所會做過的一切，不要理他吧！

不要理他？難道打死我也不理嗎？死了……醫生！再會！

止步！

用不着。

不要走！

開槍也不能叫我止步。

但我可以叫你止步。

利 皇帝叫我亦不聽。

醫 (很威風地大聲喝。) 亞利！止步！

利 (立正)

醫 現在不是舊日的朋友，我以醫生的名義來命令你：「不准你走出這座門口半步。」其實，我何嘗不明白你的處境，你的難過；你發怒是應該的。但在「自我」以上還希望你有一個本份的存在，現在橫在你面前的，還有一個莊嚴的工作需待你做；還有一個可憐的家庭需要你拯救！

利 我在不在，對這家庭有什麼關係？

醫 很有關係，一個人到了相當年紀的時候，不容易一下子就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也不能一下子就忘懷了既往的交情。我知道你是辛苦的，但他也是一樣的辛苦，你們今天所發生的，似乎是不應當有的事情。

利 請您不用掛心，他絕不辛苦，只有我才辛苦，他只當我是一個可利用的東西，他對待我好像主人對待牛馬一樣。好，祝您平安！再會！再會！

醫 自我主義者，你只知道自己的功勞，只能見到人家的毛病。但你是誰？自己老不去打量一下，難道你已具備完全的德行，把一切都能陶冶到潔白無污嗎？只要他人忍耐你，你就不去忍耐他人嗎？而今你既知他的毛病，但你有沒有覺察他在德性上的

優點？若是你目下還活着，那當然要感謝我，而且更要多謝他！在你生病時，他不敢放心叫一位伙伴來看護你，甚至親自替你調理。（亞利表示驚異。）這不像一個主人對待他的奴役和牛馬一樣，相反的却似父親照料他的兒子；或是兄弟看護自己的兄弟一樣殷勤！（亞利表示感動。）他小心地看護你，日夜不離的看護你，愁容不展地替你的病憂悶，有時，還暗暗地啜泣！啜泣！你懂嗎？（亞利把皮箱放下。）這個粗暴野蠻的人在某一夜裏，以爲你要死去，哇的一聲直哭到不能找尋他的安慰；但當他明白你已脫離了危險的時候，快樂才佔上了他的心頭。這粗魯驕傲的人，雖然在一日之內總有一百次要提及他自己的功勞，自己的勇敢和自己的地位；可是，老沒有一次和你說過他怎樣對待你的事情。他有沒有向你提過這件事呢？你以前知道有這件事嗎？他是把你當作狗一般來看待嗎？（等了許久。）將皮箱拿回去吧！（亞利慢慢地拿起皮箱入。）

第五節

（杜永理醫生，博禮義。）

醫
我罵得他够了，可憐的傢伙！他離開這裡不是沒道理的。（發怒的樣子）。元帥說我和他有利益的關係，豈有此理！……哈！吵什麼？有什麼好吵？爲什麼連我也失

去冷靜了？那些傻人才說的話，我何必去理會他呢！

（拿小提琴入。）醫生，亞利呢？

我以爲你已到了被指定的地方？

我就爲此想找亞利，因爲花園門口給鎖住呢！

亞利剛進去，不過，請你先走一步，等他出來時，我會通知他。

你和元帥談過了沒有？

他還沒有出來！（亞利出）亞利來了！

第六節

（杜永理醫生。賈利恆，博禮義。）

利 哎喲！你尙在這裡嗎？若果元帥看見……

醫 亞利！不要管閒事，還須我再說一次嗎？

利 不！不！說過一次儘够了。我現在想去問問元帥用不用預備晚餐。（向左行。）

醫 不必去，由他相信你真的走了，等我設法來應付他。

利 我不理你的事。（三人合在一起，醫生中，利和義分立在左右作緊接的談話。）

醫 你不理就好了，還有一件事，今晚這孩子應給他在爵府裡睡覺。

利 爵府裡？

醫 是的。

義 爲什麼不在你家裡？

醫 不，我家裡有人。

利 如果主人知道。……

義 母親嗎？

醫 （向義。）是的（對亞利。）不要多事，你聽從我的命令就是。

利 好，我聽從你的命令

義 我想見見母親。

醫 明天去吧！

義 爲什麼不在今晚？

利 是的，讓他見見母親吧！

醫 在兩小時前，你已見了她。

義 但不知有無新的事件發生。

利 是的。……

亞利！（向義。）我會代你安慰她！

利 是的，醫生代你安慰她。

義 只消我看她一會兒！

利 不錯，看她一會兒。……

醫 亞利！（對亞義。）我代你問候她。

義 我立即從那裡跑回來。

醫 回來時，元帥見了你，豈不弄壞了事情？

利 是的，元帥見了你，知道你在此……尤其是晚間……一下走出臥室，不期見了你。

（亞利設法勸禮義走。）（醫生大怒。）

醫 好，說下去，等你說完為止。

利 是的……有時起床……有時跑來跑去。以後……

醫 以後？

利 我說……若是他……

醫 若是他什麼？

利 照我的意思……最好照醫生所想的去做。

義 醫生，請你聽……

醫 請你聽我說好了！

利 是的，聽他（指亞義）……不，是聽他（指醫生。）……就是聽……

醫 豈有此理，你們合夥想氣死我嗎？今天的事，已够麻煩了，你們還要來糾纏我！你們聽我的話吧！不是我要再來一次，亞利（幕後有摔碎碗碟的聲音。）勿吵！勿吵！（靜聽。）怪脾性又發作了，每逢他發怒時，必在臥室裡摔爛東西以洩憤。

利 任由他吧！亞利，你陪禮義入花園去，等我去見見元帥，不過，你們切勿給元帥看見了！（微經脚步声。）靜一些，靜一些！好像是他來了！去！去！

義 （亞利急走向正門招呼義。）來！來！門被關住！

利 從這邊走！（拉亞義向左走。）

醫 快點！快點！

利 （雙手插入口袋裡找東西。）有鑰匙了！有鑰匙了！（返回正門。）唉！不！在那裡？（又轉向左門。）

醫 怎麼辦？

利 （手中拿着鑰匙，匆匆而出。）有了！有了！（和禮義從正門出去。）

第七節

（杜永理醫生，李秉南元帥。）

醫

（透了一口氣。）好了！（走向窗前景望。）好了！花園的門洞開了，相信他們不會有問題吧？（走至台前。）嘿！元帥究竟來不來？不如讓我去見他吧！（剛想舉步，忽見元帥至。便即拿起一張報紙，坐在壁爐旁的沙發上細讀。）

帥

（怒不可遏的樣子，一見醫生，即想後退，結果仍勉強向前，至辦公桌旁，拉開抽屜拿出一封信，放入口袋裏，在醫生背後來回地踱着。）

醫

（很自然地。）元帥，晚安！我從巴黎回來了。您好嗎？聽說元帥有點不舒服，當然，老人家……相信不大要緊吧？（自語）好！不睬。（再說）哈！元帥怒容滿臉，是不是和亞利發生意見？剛才我見亞利匆匆出走，不知是爲了什麼？我早就說過，元帥需要和平，需要安適。（自語）又不理。（大聲）我在巴黎的時候，參加一個很難的會診，（元帥有作聲的模樣。）病者所患的却是傷寒，恰和亞利當年所患的一樣，我肯定了醫治的方法是用熱水浴。不必要別的東西。（自語）還未開聲。（大聲）參加會診的醫生有譚中原，和沈其德等，經過了多方的研究，才讚成我的意見是對的。現在病者已度過危險的時期了。（元帥格格作聲，醫生注視他。）

帥 信你仍當我是朋友吧？爲什麼要這樣存心來得罪我？

帥 得罪你？朋友？我很感抱憾！因我以前錯認你爲朋友，隨便抬高你的身價！

醫 （顯出不滿意的樣子。）

帥 實在我要好好地去認識一個人，才稱他爲朋友！

醫 你說的話，好似表示要和我決裂。

帥 不止如此！我還要向你說明我內心所想的事。

醫 我自己覺得沒有什麼對不住你的地方？

帥 真的嗎？我要罵你是一隻沒廉恥的狗！

醫 （表示反對地）元帥！

帥 像剛在此地發生過的事情，只有你這樣不要臉的東西，才敢若無其事的樣子重回到這裡。

醫 我進來的時候，良心絕未曾責備過我。

帥 這可以說你的良心表皮太厚！

醫 我良心是清醒的，我能負責我的行動！

帥 你的行動在這幾天已變成卑劣無恥的。

醫 我的行動，特別是和你有關的部份都值得人們的讚美和歌頌的。

帥 你當我是傻瓜！你把我開玩笑！

醫 什麼時候？請你再說一次！

帥 你在巴黎幹什麼？你遺發來此當我隨從小童的那位小孩究竟是誰？

醫 請你慢一點說，我可以解釋明白給你聽。

帥 不，不，我和你之間再沒有友誼的存在。

醫 你怎樣說也可以，不過，請你聽我說下去。

帥 你說的話，我早已聽厭了，不必再賣弄你無聊的圈套！

醫 不要這末說吧！我的話語，我的圈套，於你總有益處的。每一次你聽我的話後，都覺得稱心滿意的。

帥 假的，假的，我不理你的圈套。（醫插嘴

：A）我只要一位醫生來醫治我身體的毛病，（B）我并不需要一位干涉我私生活的人。（C）你只要做醫生的工作就夠了！你的智識，你的本領，若果眞有的話，儘可供給別人，對我似乎沒有用處，（D）老實說一句，眼看着你這種人，不如乾脆地把你趕出去還痛快些。

醫 （按次序插入這幾句。）

A 不好，不好。

B 我不是醫生嗎？

C 你不明白我！

D 你只需要一位獸醫！

醫 你可以隨意趕走你的差人，但不能同樣趕走我，因我是你請來的。

帥 好，從前我請你入來，現在我要請你出去。

醫 我也不希望能永遠留在這裡。可是，我要請你聽一聽……

帥 有什麼事，可以和我的會計算賬！

醫 沒有禮貌的傢伙！

帥 誰沒有禮貌？

醫 好，你趕我出去吧！

帥 出去！出去！我命令你出去！

醫 叫你的工人來趕我出去吧！但你要聽我說！

帥 說什麼？我不要聽，懂嗎？

醫 這樣，和我說話的人並不是高地雁公爵李乘南大元帥，而是革命的屠夫愛乘南大暴徒！

帥 可惡的東西！（盛怒之下，想舉手打他，但醫生屹然不動，迫得縮了手回來。良久

，極力在壓抑自己的憤怒。）這刻毒的名稱，我會用我的血來揩拭過……現在，我是李乘南元帥。（停了一會，背着醫生坐下。）說啦！任由說啦！

醫 （慢慢地說。）以往的事，我統不計較；現在，我只把你剛才說過的話，作一個評論：你把我收留在家裡，並不怎樣提高我的地位，相反的，我敢講是我加你的地位，你須知杜家也是名門貴族，雖然以前，我沒有和你談起過，但早在幾百年前，我

家已把貴族的地位牢固了。在這幾百年中，我家出過了有名的醫生，著名的科學家，好像！在你面前的他們底後裔，不是沒有光榮的。若我不是爲了安靜而逃來這個鄉村，我的名聲當爲一般要人所稱道。假如你要談起沙場的光榮，那我亦不去羨慕你，每當你騎上駿馬，向敵人施行殘酷的襲擊時，所克的結果，只有加多無辜的死亡；那時難爲的是我堅忍地抓在地上，搶出死亡的俘虜，救出同伴的生命。元帥，光榮方面應該是同等的，說不定我還會大些。我當了你的醫生，做了你的朋友，醫好了你腦筋的病，你不但感謝我，反爲辱罵我，至於你經常患的脚痛，肚痛，實在不需我來醫治，只有獸醫就够了！（幕後開始敲三鐘經，禮義的歌聲悠然而至。）元帥，你聽！這柔美的歌聲，繚繞在四月溫暖的黃昏底下，那就是我給你的療治聖藥了！一位完美而愛護你的姐姐，爲了衷心的掛念想來探望你；一個純潔無邪的外甥，願將所有的天真和快樂來安慰你，使你能從愛情和快樂的空氣中回復你舊有的生命，喚回你失去的常態。然而，你毫不理會，好，我留在這裡的工作，只能做到這一步便算完了。（慢慢拿起自己的外衣和禮帽，走到門口，大聲地叫。）你不需要醫生，只需要獸醫。（醫生走出，外面的歌聲繼續，元帥很感動，懶洋洋地站起，行至窗前，凝視了一會，又回到舞台的中央，仰望不語，頃刻，才慢慢地說。）

我心底還有屠夫的天性，革命的屠夫！

——幕下——

第三幕

佈景： 同第一幕

導具： 三張毛氈，一個睡枕，檯上還有一盞亮着的火油燈，另有一樽酒和茶具上盛着兩隻茶杯。

啓幕： 所有窗簾垂下，檯上的火油燈，放出幽暗的光芒。元帥用兩張氈裹住身體，躺在沙發上，背向觀眾；亞利却睡在沙發後面的地板上，地上只鋪有一張毛氈，幾秒鐘後，輕輕地有叩門聲。

第一節

（李秉南元帥，賈利恆，杜永理醫生。）

利 （起身推開左門，輕聲地說。） 早安，醫生！

醫 （進來，低聲地說。） 早安！怎麼樣？有新的事情發生嗎？

利 你看看他。（指睡着的元帥。）

利 醫 什麼？元帥睡在這裡？

利 醫 整晚都睡在沙發上。

利 醫 好的，幸喜我的話還有功效。

利 醫 昨夜，自您走了以後，我便帶那小孩去睡覺，及至回到這裡想侍候元帥，那曉得不見他的踪影，我就急忙入內找他，重回來時，已見他在這裡焦急地踱着，嘴裡嘖嘖咕咕的不知說些什麼！只聽得他不斷在說：「屠夫！屠夫！」

利 醫 好！事情有些結果了。

利 醫 本來，我見他如此，有點難過，可是，醫生命令我不要給他看見，故此，我又跑下樓去坐在一張椅子上睡着了。醒來時，經已深夜，看見餐室的桌上有一隻空了些酒的酒樽，這不消說是元帥會到過那裡飲了少許的酒。

利 醫 元帥下來時，沒有叫你服侍而自己動手，這是很好的現象。

利 醫 跟着我跑上來，見元帥已睡在沙發上，我便替他關好了窗子，蓋上了毛氈。後來……後來你到床上睡覺是嗎？

利 醫 是的，這張床。（指地上。）

利 醫 啊！在這裡嗎？

利 醫 是的，我怕他睡着了不小心，翻下地來！

醫 昨天你想離開他時，你不是罵他……哈！我跟你說的話，還有點用處。

（元帥動了一動。）

醫 不要吵，他醒了！（慢慢走近他看看。）不，你包裹得這末好，比他自己的床上還舒服呢！你和他預備好浴室和今天的早餐吧！但那小孩還在睡覺嗎？

利 也許是的。

醫 我去叫醒他，他睡在那裡？

利 睡在隨從少童的寢室裡。

醫 好！好！我去叫他，你也走吧！因為元帥好像要醒來的樣子。

利 （從右門入。）

醫 （從正門入。）

第二節

（李秉南元帥）

帥 （徐徐地醒來。）哈！我在什麼地方？……是的，（看看裹在身上的氈。）誰和我裹得這樣週密？一定是亞利，他這好心的人，窗門又關得如此嚴謹，他小心地絕不希望驚醒了我……唉！我迫他走，也許他不願立即離開我？但再過一會，他便要動

身了！真失了一位忠實的伙伴，誠實的朋友！其餘的工人，若沒有亞利的監護，一定也會離去。杜永理醫生，諒也不敢再入我的門檻，如今，只有我一個人留在這裡，怪寂寞的，還有什麼意思？唉！我究竟做了什麼？爲什麼使一切愛我的人離去了？假如現在有人提議和我的姐姐講和，我也樂意贊成的。本來，她和我的感情很好，爲了當中幾個保皇派……那小孩也是可愛的，他帶來那悠揚的歌聲啊！什麼都消逝了。（啓開窗門。）啊！太陽出來了！（回來的時候，不留意踏着亞利鋪在地上的氈。）這是什麼？原來亞利在這裡睡覺，他像一隻忠誠的狗，睡在主人的脚下！唉！圍繞在我四周的人是多麼愛護我啊！我反而把他們趕走了！直到今日，我才明白。

第三節

（李秉南元帥，賈利恆。）

利 帥 （謙恭地站在右門上。）浴室預備好了。

帥 （自語。）時間跟平常一樣。他好像懼怕我，爲什麼今天我所見的一切，這末奇特呢？難道我還未脫去屠夫的外衣嗎？（不作聲，指指地上的氈。）

利 對不住！沒有時間給我收拾，我立刻把牠弄好來！

帥 不打緊！不打緊！這不是你的工作，這是工人的工作。

利 不，不，過一會，不知工人有什麼話說？還是等我收拾吧！

帥 你昨晚睡得好嗎？

利 我睡得很好，不知元帥……

帥 我睡得好極了，但你爲什麼不去床上睡覺呢？

利 這裡不是一樣？

帥 這是什麼呢？（指地上的氈。）

利 對不住！

帥 （自語）他說對不住，本來是我對不住他。（大聲）這是不應該的，你已經老了，不能再像年青的時候睡在地上。你還記得嗎？那時，我們並不似這樣老。

利 是的！元帥！但您也……

帥 若是你的主人有點傻勁……好了，下一次……你怎樣？覺得不舒服嗎？

利 我非常舒服！

帥 非常舒服？我覺得你的骨頭已經酸痛了。

利 一些也沒有。

帥 你不能瞞過我，看你的臉色就知道。快進去睡覺吧！

利 如果元帥准許，今晚我可以早些睡覺。

帥 (自語) 這表示他不會走。(大聲) 好，隨你的便吧！但下一次，知道嗎？下一次你要聽從元帥的命令。

利 是的，只要元帥做一個好的榜樣。

帥 兵卒！不可教訓自己的長官！

利 (立正行禮。)

帥 老傢伙！老砲彈！沒用的兵卒！(禮畢，向後轉，從右門入。)

利 (吹熄了檯上的燈，佈置好這混亂的廳子。) 很好，很好，主人還喜歡談笑和從前一樣。醫生說的有點道理，他現在斂了怒容，怕是醫生的教訓吧！若是這樣繼續下去，相信那小孩，不要再提起那小孩。說不定醫生的方法和教訓，只能在目前有效，今既達到目的，不要再激起他的忿怒啊！醫生回來時，我會和他說個明白。現在還好，元帥和以前一樣。好！這樣，那小孩……暫時……好，好，我會說了……

第四節

(杜永理醫生，賈利恆)

醫 那小孩快要到這兒來，元帥入了浴室沒有？

利 早就入去了！請醫生聽聽，我有些……

醫 他看見你嗎？

利 見過了！而且和我談得格外起勁。本來，我想說……

醫 你看，我的計劃行不行？做得對不對？

利 對！但我想說……

醫 讓我完成我的工作。

利 不過，我怕……

醫 你怕他見我不滿意嗎？不，他見了我包管滿意。

利 我說的不是這件事，我……

醫 你不要怕，他經過我這次教訓之後，必定明白了許多事情。他今日看所有的事情當和昨天的看法不同，他只想找個機會來補償既往的過失。

利 但我想說……

醫 你想說去預備咖啡給他喝嗎？很好，不過要加上一些虎骨酒。去吧！元帥快來了！
利 （自語）我想說……我想說……一句也沒有說過（從正門入）。

醫 可憐的亞利，一個老實的傢伙！他見得主人的險孔好轉些，就歡喜到心花怒放，恐怕人家再去搗亂他的清夢了！好！這幕悲喜混雜的戲劇就到收場了，預備最後的一

節吧！看看是怎樣結果的？（外面傳來元帥的聲音。）好！來了！來了！讓我裝作看報吧！（拿起一張報紙。）原來是前兩天的，但不要緊，演戲的時候，不一定要即日報紙的。（坐在火爐旁的沙發上細讀。）

第五節

（李秉南元帥，杜永理醫生。）

帥 我的精神，似乎還未衰老，這樣過了一夜，只要洗過澡後，一點倦意也沒有。（看見了醫生，自語）怎麼？醫生坐在這裡，好像平常一樣，難道他要來算賬嗎？這不是我的工作，爲什麼他不到會計處而來找我做什麼呢？（大聲）是的，這份報紙很重要的。

醫 （假裝沒有留意。）誰？啊！是元帥，早安！

帥 早安！

醫 昨夜睡得好嗎？

帥 好過我在戎行的時候！

醫 今晨的精神怎樣？

帥 很好！

醫 (起按元帥的脈搏。)很好，浴後的脈搏很平均，這可證明元帥的健康是怪好的。

帥 (譏諷地。)你也熟悉醫獸嗎？

醫 (明白地。)是的，昨天整個晚上我都在研究這問題。

帥 哦！那真感謝你的好意了。

醫 研究了並不是沒用處的。

帥 當然，有時碰到一個以爲是人，原來却是禽獸的就可運用了。

醫 有時，會相反的碰到一個以爲是禽獸，原來却是人的也未可知。這只要他明白自己

做錯了事情……

帥 而想去改掉牠。

醫 那就證明他不是禽獸而是一個人。

帥 這樣，我以前就是禽獸，昨夜才明白想做一個人。

醫 我昨夜是禽獸，現在才明白要做一個人。

帥 雙方都有不對，請你原諒！

醫 請你原諒！(兩人親切的握手。)

帥 請坐！

醫 (拿過一把椅子來坐下。)本來，我想去看看我的病人。

帥 很危險的病人嗎？
醫 不，他的精神還比我好！
帥 這樣，你有空跟我談談嗎？
醫 隨便！

第六節

(賈利恆，杜永理醫生，李秉南元帥。)

利 (拿了一小碟和兩隻咖啡杯，自語。) 來得好，兩人談得這樣投機，我很想去聽聽他們談些什麼？但醫生又提起元帥姐姐的事情嗎？希望他不要再把事情弄壞了！

帥 我想她應該有一個合法的地位。

醫 當然，一位元帥的姐姐，應該有她的特殊地位。

利 (自語) 豈有此理，(吆喝地) 元帥，咖啡來了！

帥 我並不是耳聾，你瞎叫什麼？拿來！拿來！(亞利送咖啡來) 你以為她會滿足嗎？

醫 是的，您的姐姐(拿了一杯咖啡)。

利 (又吆喝地) 元帥，等一等，還要放點虎骨酒，這是醫生吩咐的。

帥 醫生吩咐的？……我想給她一個適合的地位，使她能重回這貴族的社會裡。

醫 使人都知道她是李秉南元帥的姐姐。

利 (大聲) 醫生，請喝吧！喝吧！不然，便會凍透了！

帥 你今天發了什麼神經病？好！你進去吧！(利想入內。)

醫 應該使她回返這貴族的社會裡。

帥 得回李秉南元帥姐姐的地位！

利 (回來大聲叫) 元帥！叫我嗎？

帥 不，不，你走吧！

利 (自語) 糟了！糟了！(走入)。

帥 在巴黎那裡，我有一座多年未見的爵府，我想讓給她，你以為怎樣？

醫 請元帥繼續說下去！

帥 關於那小孩子，

醫 您的外甥？

帥 是的，我的外甥，叫做……

醫 叫做禮義。

帥 是的，禮義，我看他好像還聰敏。

醫 很聰敏。

帥 我想他投入軍校，做一個很好的軍官，你以為怎樣？

醫 這要聽一聽那孩子的意見了！

帥 你覺得也會反對嗎？

醫 很有可能。

帥 不，這是一條健全的路，只由我的介紹就得了。

醫 你計劃得很好，不過，一定要徵詢他的意見，因他是一個有理性的小孩，他有他的打算，恐怕真會反對你的意見。

帥 若是這樣，任由他吧！本來，我想幫助他。

醫 是的，但他愛好音樂，似乎不易贊成另走別路。

帥 我還想給他一百金元。

醫 這更要和那小孩商量了！

帥 難道給錢他也反對嗎？

醫 他有您的血性，像您一樣的精神！

帥 是嗎？好！我請你到巴黎去通知他，關於我這些條件。

醫 不必到巴黎，小孩子就在這裡！

帥 什麼？小孩子在高地匯？

醫 不單在高地匯，而且在爵府裡！

帥 (起立)他睡在我的爵府裡？

醫 (亦起立)他在舅父的爵府裡歇宿一夜是很公道的，難道一位高地匯公爵的外甥還須到附近的旅館裡投宿嗎？

帥 是的。(按叫人鐘。)

第七節

(賈利恆，李秉南元帥，杜永理醫生)

利 有什麼吩咐？

帥 (嚴厲地說。)小孩子在什麼地方？

利 (有點懼怕。)小孩子？你的……小孩子？

帥 昨夜的那位小孩子！

利 是的，這個……那個……小孩子……亞利……不……禮義，是的……(醫生笑)。

帥 你患了神經病嗎？說清楚一點！

醫 請你說明白點！

利 是的，元帥，這個……(自語)糟了！糟了！(大聲)老實說，我……因為……醫

生，不是，不是……對（醫生）你！醫生，笑我？不對，不對……你以前是好的……後來不大好，你知道，他是……我早說過了……不要再來了！是的，是的，巴黎……不是他往巴黎去，小孩子到巴黎去！

第八節

（賈利恆，杜永理醫生，博禮義，李秉南元帥）

義 （站在門口。）大元帥，准許您的外甥請安嗎？

帥 你說什麼巴黎？小孩子在這裡！

利 怎麼？我，我不知道（入）。

帥 你發瘋了！早安，禮義！

醫 禮義，元帥有些事要和你商量，你和他談談吧！（低聲對義說）我去請你母親來！
帥 快些回來吧（送醫至門口）。

第九節

（李秉南元帥，博禮義。）

帥 請坐，我有些事情要和你商量！

義 元帥，是關於我的事情嗎？

帥 不但關於你，而且還關於你……

義 我母親嗎？

帥 對了！

義 元帥真够體貼，正當我們的處境陷於困苦的時候，您能替我們設法，我很贊成！

帥 這事情經過你的贊成，一定能得到完滿的結果，那好像我戰爭完結回來能得到皇帝的贊成一樣。現在，我很想能給你和你母親一個應得的地位。

義 很好！

帥 (坐下執筆寫。)這是給你一百元的支付令你持赴巴黎找到我的代理處便可領取。

另在巴黎國民大馬路有一座爵府，(亞義起立)亦是我送給你的。(禮義背過身來，表示不滿意。)這是交屋的正式文件，你立刻拿去送給你母親吧！(遞來一張文件，禮義不接受。)喂！你不贊成嗎？

不！

帥 難道你嫌不夠？

義 你以爲我來索錢嗎？

帥 因爲我會說過幫助你，而且你亦表贊成！

義 當然，現在你所給我的，完全是想藉此來隔離我們的關係，這是我不同意的地方。

帥 假如你這樣想，就因你還是一個小孩子！我要聽聽你母親的意見。

義 我母親的意見也和我一樣！

帥 但我必能使你變成富貴的。

義 變成富貴？是不是我有一座美麗的爵府？幾輛高大的馬車？

帥 是的，高大的馬車。

義 還有僕人？

帥 不錯，僕人。

義 不論什麼，樣樣都有。錢、爵府、馬車、僕人……就會使人歡喜嗎？你有了這些東西，就會感到滿足嗎？看你的外貌，似乎是貪求無厭的，這對我，好像從未會受過如此的教育。我到這裡不是說：「元帥，我是你的外甥，快些拿錢給我！」

帥 你到底想要什麼？

義 我到了高地匯，純然想來照侍你，我想用我嬌嫩的愛情，來判斷我們彼此之間所有的障礙。若你不需要我的愛情，那我可以說：元帥，再會！（急忙出門外。）

帥 （着急地）禮義！禮義！（拉着禮義的手）你聽我說，你……你母親可以和我……但請你原諒，這件事，我很難決定……本來是不公允的，……但我不會壓制我自己

，我寬免他搶去了我的姐姐……打破我光榮美妙的夢，我寬免他……准許他同住在
一起！你的父親……

義 我的父親死了！

帥 死了？

義 怎麼？你不知道，死了整有一年多了！

帥 沒有人敢在我面前說及他的名字！

義 但他給您的最後一封信，難道不會使你明白他快要死嗎？

帥 一封信？那一封信？（從口袋裡取出）這封嗎？

義 是的！（拿起信）爲什麼仍未開拆的？請你看看裡面，就會明白我的父親是誰？

帥 你讀給我聽吧！

義 （開信朗誦。）「公爵大人：此乃鄙人致汝之最後一信，余將易簀時，吾兒僅能握
管，今彼就余所語，以墨淚相和，揮之箋紙。諒此函抵後，大人與令姊之障礙，即
可解除，故余切盼大人，海量汪涵，寬恕彼等。若以令姊配余爲不當，則此錯誤，
當可以余之長期痛苦來贖過之（義讀至此，泣不成聲。）」

帥 （拿起繼續讀。）以大人之地位、豪華，自不屑與余等相處，惟望我死以後，大人
能洞悉其蘊，矜憐吾妻赤子，則不勝欣幸也。吾雖貧窮，然尙能安守自持，對元帥

之威名，莫不尊而敬之。余等相信，終有一天，元帥將此誤會冰消瓦解，今我臥病垂危之際，務其原諒！」

義 帥 你看，你看，元帥！你所稱爲保皇派的我父親就是如此的！

有道理！有道理！但是，環境所迫，終沒有機會給我們融和在一起。

義 帥 我父親死了以後，經過的困難簡直是太多了！埋葬了父親不久，母親又生重病，我

的心真要破碎了！家裡既無財物，終日只能株守在破舊的屋子裡，絕沒有人來幫助我們，在極度的艱難中才能請到一位衰老的醫生，好在他能抱住一顆敬愛天主的心靈，免費來替我母親診治，他說：「這婦人也許沒有希望了！不過，儘管買些藥水來試試吧！希望天主的幫助，他會痊癒的。」

元帥！您想想！那時我的心情該是怎樣的麻亂啊！我不得不拿了小提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維也納的街頭來娛樂人們的心，爲了要得到拯救母親的錢，什麼也不計較了！元帥，是嗎？

什麼元帥？屠夫！簡直是屠夫！

義 帥 舅父！舅父！

不錯，舅父！我是你的舅父。我要幫助你，快去！快去！請你的母親來！（亂打叫人鐘）亞利！亞利！

第十節

(賈杜恆、杜永利醫生、李秉南元帥、博禮義。)

利 (有點胆怯，醫生隨入)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這是醫生請那婦人來的！

你看他們兩人多和好！

哈！是的，我真傻了！

帥 亞利，快到馬房去！獸醫，不，醫生，對不住，你也來了。

您沒有聽見亞利說的話嗎？你的姐姐已來到這裡！

母親？(走出)

帥 來了？啊！我的心很感動，我有點慚愧！我不配去接見這位模範的婦人。亞利，拿

我的禮服來。

醫 我扶住你！

帥 好，請你扶住我！你倒是一位很好的獸醫，這次你勝利了！請你問問博夫人可否讓

李秉南元帥去接見她。

(站在門口)

義 我就去！

義 舅父！母親在等候你！

醫 你看，她在等候你！

帥 好！我們去！

義 去啦！

帥 等一會！（對禮義）你留在這裡不要動！

義 爲什麼？

帥 因爲……因爲……你在這裡！

義 不！我要去！（坐下拿起報紙看。）

帥 不要緊！你等一等。

醫 （細聲說）爲什麼？

帥 （細聲說）不要給他看見我流淚！

醫 好！你還有一點驕傲！

帥 沒有辦法！

義 （按鐘）少爺要朱古力！

帥 （停了一會）亞利！難道你耳聾嗎？

利 （像在夢中。）少爺要朱古力！（行了一鞠躬禮）拿朱古力給少爺。

——幕下——
（完）

新青年戲劇叢書

如果說：「教育即生活」，那麼，發展人的全部生活，便是教育的使命。戲劇是人的情感生活的一種，這就不能不說教育與戲劇有關了。另外，完全教育的意義，不僅在「教」，而重在「育」；就是不重在死的「灌輸」，而重在活的「感化」。所謂感化教育，就在設法使學生潛移默化。恰好，戲劇是一種使人更新的教化，它用藝術的方法去敲打偽善與愚昧之門，它的功績往往會超乎一般機械的教學法；所以有人主張將來的學校教育，只要多添些戲劇輔導，便可收廣大的成效。然而，過去的學校，爲了演劇，每因劇本選擇不當，致產生相反的結果，這確是一件值得惋惜和亟待補救的事。白德美紀念出版社有鑒及此，及爲發揚聖鮑斯高的教育法，特出版新青年戲劇叢書，內分宗教劇，教育劇，及諧劇三種，以供各校劇團的需要。各書均聘定專人負責譯著，內容雖不敢云盡善盡美，但在道德的觀念上，至少會經過一番縝密的檢定。現暫定每二月出版一冊，零售每冊八角，全輯（六冊）合購，連郵四元。

發
★
刊
★
緣
★
起

新青年戲劇叢書之一

最後的聖誕

(劇幕三)

著 R. UGOCCIONI
譯 士 般

本書是法國革命沸騰時某村落的速寫。當時革命黨首領，組織公安委員會，採取暴民手段，對付異己和外敵；凡屬貴族、教士，一律擊殺，一年間（一七九三—一七九四）殺人近十萬，造成法國史上的

恐怖時代。本書紀述兩個亡命的貴族，逃經某村，匿一酒店內，雖被奸人出賣，落在敵對者手中；但他們爲人機智，反將革命黨人愚弄，並且在仇教風潮下，使當地的熱心教徒，得以從容參加慶祝聖誕的儀式。劇情離奇緊湊。

每本實售八角

預訂全輯(六冊)連郵四元

訂閱及總辦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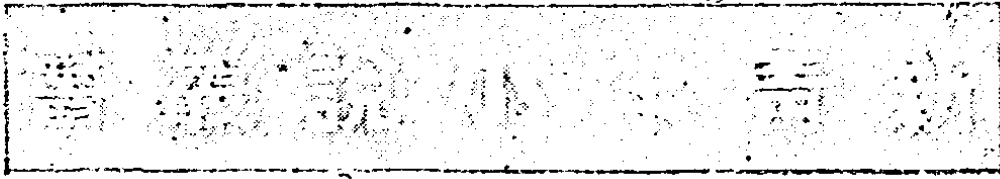
澳門風順堂街十六號

慈幼印書館

常、正純想思部一這
定、味趣於饒、富豐識
集說小衆大的廉低價
已現、版出日一月單逢
。種十二版出

新青年小說叢書

六購合，元一本每售零
外。角五元五價特，種
。費郵收免，寄平埠
號六十街堂順風門澳
館書印幼慈



第一輯

- 1 月亮的兒子們……………（西非冒險小說）
- 2 荒漠之花……………（舊金山冒險小說）
- 3 謨罕默德的女兒……………（阿刺伯冒險小說）
- 4 洛磯山……………（加拿大冒險小說）
- 5 古城巨竊……………（家庭教育小說）
- 6 紅海之畔……………（紅海冒險小說）

第二輯

- 7 藍衣人……………（愛國小說）
- 8 海底三傑……………（科學探險小說）
- 9 捕蝶人……………（海洋冒險小說）
- 10 煉……………（倫理言情小說）
- 11 太陽之子……………（歷史宮闈小說）
- 12 獄魔……………（西班牙歷史小說）

第三輯

- 13 鬼窟殲魔記……………（北非冒險小說）
- 14 王道與霸道……………（初期殖民地小說）
- 15 富貴煙雲（上）……………（社會哀情小說）
- 16 富貴煙雲（下）……………（社會哀情小說）
- 17 黑手黨……………（偵探小說）
- 18 如此社會……………（短篇小說集）

新青年戲劇叢書

第一輯 第二種

巴黎之幼童

Il piccolo Parigino

BERTON

柏爾頓著

羅亭·三友譯

版

中華民國卅七年叁月十五日出版

★ 每本零售八角 ★

出版者：白德美紀念出版社

印刷者：澳門慈幼印書館

發行所：慈幼印書館

訂閱及總辦事處：

澳門·風順堂街十六號

(T. J. 者對校書本)

54880. * T2-1/0001

有

所

巴黎之幼童

(三幕劇)

幾個小型音樂，是選自一八二〇年左右的法國

一個公爵在思想，和生計上的轉變故事。

爲了多年的戰場生活，爲了自己投上兵一

前功，從上無缺的地位，形成了他頑固屬於

的心性，雖然，那能看見他的會統壽大帝

業經被囚在孤島上，他過去的勤勞和現有的

責任，已於然無異，可是頑固與愚劣的性情仍

繁繁的在作怪。

他想入網，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嫁給一位新

女公爵，這並非因爲他在戰場中的地位，怎知

他的地位却使他一個空對，他與與在愛了一

下致命的打擊，在俄國之營，他與與與他

結伴而歸，他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

與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

與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

與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

與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

與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

與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

與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

與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

與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

與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

與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

與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

與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與與與他，他

24
260020
27

